

■对 话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胡性能：让虚构的故事有坚实的依托

□本报记者 许婉霓



胡性能

直面内心，修辞立其诚

记 者：胡老师好，祝贺您以中篇小说《猛犸象》获得鲁迅文学奖。这部小说是否可算作您较为少见的、写得比较快的作品？您为何会萌发创作《猛犸象》这部小说的念头？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过程？

胡性能：《猛犸象》算是我写得比较快也比较顺利的作品。从动笔到完稿，用了一个多月。写完后，电脑显示字数接近4.5万字。我把小说初稿给了几个朋友看，他们都是资深的阅读者，我想听听他们对这篇小说的反馈。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小说的前半部分节奏太慢，显得拖沓。他们说得对，前半部分因为涉及我大学的生活，我写“嗨”了，没有顾及读者的感受。我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对这篇小说的前半部分进行了压缩，删掉了六七千字，让叙事的节奏更快一些。

去年，大家常常谈及“修辞立其诚”，强调文章要写出作者的真实感受。我去年恰好到了60岁，便自觉不自觉地审视自己这些年来所走过的路，意识到应该直面自己的内心了。小说中的主人公许东生是个理想主义者，坚守、有担当、无畏，像一头体格庞大的猛犸象。而作为叙述者的“我”，正在变得圆滑而又怯懦，所以我给他取了个“老瘪”的绰号。在这篇小说中，我试图通过叙述者的反省与反思以及许东生对正义的坚守，为我这代人留下点体面和尊严。

记 者：包括《猛犸象》在内，您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您钟情于中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原因是什么？

胡性能：主要原因还是工作惯性。我写作时大多选择写中短篇小说，是因为这种体量的小说相对容易完成。长篇小说是马拉松长跑，不做好心理和身体的准备，很难跑下来，即便跑下来也不会跑个好成绩。也许，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只要在写，感觉到充实就挺好。如果中短篇小说创作能够带来足够的快乐，似乎写长篇也就没那么必要。当然，我也有想写的长篇计划，但估计是两年后的事了。因为我现在脑子里还有几个中短篇没完成。

记 者：我注意到，您上大学是在1983年，《猛犸象》中主人公们的大学时代也始于1983年。这个巧合很有意思，您是

怎样考虑的？

胡性能：这个巧合是有意的。《猛犸象》中的许东生有原型，原型不止一个。鲁迅先生说：“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许东生就是“合成”的人。小说中的他固执、坚守正义、认死理、不妥协……塑造这一人物时，在文本内部的时间考虑上，我从他大学入学时写起，所以有很多内容就放在大学期间，因为那样的生活我很熟悉，能够让虚构的故事有坚实的依托。我承认大学生生活对我后来的写作影响重大。青春时期所经历的生活，的确会或明或暗地影响我的小说写作。也许是《猛犸象》有许东生大学生生活的描写，这种影响会显得更强烈一些。

记 者：您刚才说熟悉的生活“能够让虚构的故事有坚实的依托”，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胡性能：一些对昆明熟悉的朋友阅读《猛犸象》，会觉得它太真实，仿佛生活中真许东生这个人，以为他的故事真实发

式让人眼前一亮的小说。我的小说写作大多是“朝内走”，在人物的心理上着力，但《猛犸象》这篇小说，因为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所以我无法直截了当地写许东生的内心活动。我只能通过小说叙述者“老瘪”的口，对一代人初心不再的现象进行自责和反思。与固执而正义的许东生相比，我们怯懦、伪饰，似乎终于活成了自己年轻时最为讨厌的那类人。

记 者：《猛犸象》中，许东生离开故乡滇东北到昆明读书，到海南工作，最终又回到故乡滇东北。“离开故乡又回归故乡”的故事线，在您早期的小说《有人回故乡》中也曾出现过。您是怎样看待您小说中的“故乡”意象的？您曾在《最后的故土》中谈到“不停地迁徙，让我一直处于无根的状态”，这是否影响了您小说中对于“故乡”与“归乡”的理解？

胡性能：日本散文家东山魁夷在《与风景对话》一文中写道：“只有流转和无常才是生的证明。”东山魁夷想要表达的

感激的时刻，也有过目睹人性被作者撕开后残酷呈现的震惊体验。我把思辨性看成小说是否有灵魂的一个标志，所以我喜欢那种故事蕴含无限阐释可能的小说。那样的小说，常常能够提升我们的认知，帮助我们更好地发现和理解这个世界。

小说家处理小说与当下的关系，就是处理生活与历史的关系

记 者：《猛犸象》中许东生“左手下围棋，右手写诗歌”，与您自身“左手下围棋，右手写小说”也有相似之处。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围棋爱好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吗？它在您生活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胡性能：我爱上围棋是受上世纪80年代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影响。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如果追寻这一爱好的源头，都可以追寻到当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对围棋的喜欢，曾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现在面对面的手谈已经很少了，但我仍然关心围棋界的一些重要赛事，关注比赛进程，关心比赛结果。

至于说它对我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老实说，多年前，它曾占据了我许多原本应该拿来写小说的时间。我的电脑和手机，曾安装过一些围棋软件，常常觉得太占用时间，就把它们删除，但用不了两天，我又会想办法恢复。这种删了又恢复、恢复了又删的情况，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拒绝诱惑的能力特别弱。不过，下围棋对锻炼大脑特别有用。我希望自己的一生与“老年痴呆”这种疾病保持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也许，我是该以围棋为题材写篇小说了。

记 者：今年您曾在《文艺报》发表过散文《东方书店：百年书香》，为我们介绍了昆明的百年书店。您有怎样的阅读和写作习惯？哪些书对您的创作影响较大？

胡性能：我过去会去逛逛实体书店，喜欢与某些书不期而遇。假借着实体书店的书架，翻阅着那些陌生的书籍，突然有一本书唤醒你内心深处某种久违的情感，那的确是一种美妙的体验。但现在我去实体书店的时间少了，原因是要买的书网上全有，方便，比实体书店的价格还便宜。现在在我家里，至少还能找出几十本完全没有拆封的书。如果一个人去实体书店，很难想象他会买一摞不拆封的书回来。

对于我的写作，最初影响最大的书是《川端康成小说选》。在我最初学习写作的那些日子，这本书一直陪伴着我。后来，我又喜欢上了安妮·普鲁。她精致又粗粝的文字，准确而充满了诡异的想象力，让人着迷。当然，我喜欢的作家不止这两个人。阅读作品时，我有个习惯，会用笔在书上做一些标记，顺便记录下我当时的感受。至于写作习惯，我正试图从晚上写作转变为上午写作，但这个转变太难，至今还未能成功。

记 者：“所有的现实，都隐藏在历史深处”是您小说《马陵道》的题记，《猛犸象》也借助许东生的际遇来记录时代与历史。您如何看待小说与历史、时代的关系？新时代文学日新月异的今天，您怎样看待新时代文学之“新”？

胡性能：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史是已经结束了的小说，而小说则是尚未开展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书，笔法灵动，充满不确定性和诸多被掩盖的真相。在历史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里，夹杂了太多当事人的愿望，以至于这部书看上去让人如雾里看花，令人迷糊。唐太宗李世民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几句话说得挺清楚，也很轻松，但真正要做到，却绝非易事。有人说过，很多时候，“我们人类在历史中获得的经验，就是把犯过的错重新犯一遍”。人们还理直气壮，自信满满。一切历史也许都是当代史，小说家处理小说与当下的关系，就是处理生活与历史的关系，“历史惊人地相似”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如何看待新时代的文学之“新”，我觉得，AI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传统的文学呈现的手段主要是印刷。未来，也许文学的呈现方式不只是文字，还会有语音的甚至视频的文学出现。近几年，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也有不少人选择在开车上班的时间用耳朵完成自己的“阅读”行为。这些，都是“新”的一部分。



胡性能部分作品

生过。这也许与我最近几年的小说创作理念有关。

去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作了一个文学讲座，题目就叫《小说的实证精神》。我以为，虚构的小说，如果没有坚实的细节支撑，很容易让人觉得虚假。小说的细节真实不仅要体现在人物的行为上、心理上，也要体现在小说所涉及的物理空间上。几年前，我写《马陵道》时，曾到过江苏新沂的窑湾古镇。为写那篇小说，我对那座古镇的历史与地理作了认真梳理。可以说，小说中出现的环境，几乎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定位。这使得读者坚信小说虚构的“剪影戏”确为新沂曾有的“剧种”。每个写小说的人，都需要解决虚构与真实的关系问题。对于虚构的小说而言，只有“肉身”让人感到真实可信，隐藏在“肉身”里的灵魂也才可能丰盈而深邃。

作者与读者，是盟友也是对手

记 者：《猛犸象》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许东生为代表，书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在您看来，这部作品与您其他作品有何不同？

胡性能：与我以前的作品相比，《猛犸象》的确显得有些独特。以往我的小说，总是加入一些奇异的内容。我喜欢小说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喜欢小说情节溢出读者意料，也喜欢那种形

是，生命只有在流动和变化之中，才能保持生命力。对于一个渴望远行的人来说，远方是故乡，不可捉摸的未来是故乡；而对于在外漂泊的游子来说，最安全的母地是故乡，乡音是故乡，乡情是故乡。一生被贬多次的苏轼，对故乡的理解比常人深刻，才能说出“此心安处是吾乡”。当然，作为写作者，有时候得与故乡保持一定的物理距离，这样反而让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故乡、看透故乡。每个人的一生，都有无数次返乡之旅，有时是肉身回去，有时是灵魂回去。我小说中的“故乡”元素并不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笔下的故乡只是一块便于故事生长的土壤。有一些故事，我得借助一个熟悉的物理空间来完成。

记 者：《猛犸象》在看似平静的文字底下，有着不可忽视的尖锐性。这其实也是我在阅读您的其他小说时，常常能感受到的。您曾说过，“但凡新闻能抵达的，都不是小说的归宿之地”。您追求的小说是什么样子的？

胡性能：我喜欢那些语言有个人指纹的小说，我也喜欢阅读之后能够在记忆深处留下划痕的小说，更喜欢那种阅读的过程中能够让我一脚踏空的小说。有的时候，作者与读者是亲密的盟友；而有的时候，作者与读者是对手。当你的小说无法给读者提供新鲜的生命体验，再坚强的盟友也会背叛。我是一位写作者，也是一位阅读者，我有过因为阅读而对作者深怀

为人民大众讲好动人的时代故事

——新大众文艺视野中的赵树理文艺学术研讨会观察

□本报记者 教鹤然

一个作家总是和时代紧密关联在一起。1979年，孙犁曾在《谈赵树理》一文中谈到，“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细流，大江推动了细流，汹涌前去……如此得心应手，唱出了时代要求的歌”。今年是赵树理诞辰120周年，我们纪念赵树理，不仅是纪念一位优秀的现代文学家，更是重申文艺与人民的紧密联系。8月21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中国延安文艺学会联合主办的“新大众文艺视野中的赵树理文艺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文艺研究》主编李修建，赵树理孙女赵飞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傅书华，中华曲艺学会名誉会长常祥森，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均，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杨遥，《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以及来自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与会，共同探讨赵树理作品在现当代文学与说唱艺术发展史中的重要价值，展开文学与曲艺的跨界对

话。活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鲁太光主持。

赵树理和同时期的人民文艺家们在上个世纪所做的努力，为我们深入思考并回答“文艺工作者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在时代呼唤与人民需求中定位自己的创作”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启示意义。李修建表示，新时代的人民大众与赵树理时代的人民大众在知识结构、文艺鉴赏能力等诸多层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人民群众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在时代变迁中的喜怒哀乐，仍然是当代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书写人民的生活，表达人民的情感，回应人民的关切，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仍然是当代文艺的重要使命。今天，我们共同纪念赵树理诞辰120周年，既是传承发扬立足时代、服务人民的文艺传统，也呼应着今天日益繁荣的新大众文艺；既是呼唤具有历史厚度与时代高度的学术研究，也是呼唤具有人民性与时代性的艺术精品。贺桂梅的发言以“赵树理与‘中国式现代小说’”为题，她谈到，赵树理的小说是在

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和本土的群众化文艺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现代形态。“赵树理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总是和戏曲、快板、鼓词等中国传统文艺关联在一起，从中汲取养分。”她认为，赵树理的创作超越了狭隘的知识分子视野，自觉接续被人民群众广泛接受的民间传统，这为我们今天讨论文化主体性问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当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目光开始向内向下，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很多艺术形态，也需要得到我们的重新关注与讨论。

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与文艺观对新大众文艺的启发意义，成为与会专家普遍关心的议题。李云雷谈到，赵树理对现实、对中间人物、对普通人的关注，能为当下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提供启示与借鉴。他的创作涉及文学的普遍性与民族性、人民性与现代性等重要议题。“很多作家是属于过去的，但赵树理是属于未来的。希望我们能够在赵树理的基础上，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美学。”赵倩认为，赵树理的曲艺观是其文艺大众化思想的实践。因此，他的曲艺创作不是理解其文学的

边角料，而是理解其文艺创作的核心要件。当下，新大众文艺面临流量与质量的平衡问题。赵树理的创作为我们讲好当下的故事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时代经验。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大众文艺必须扎根于民间的土壤，遵循其内在的传播规律和审美逻辑。流量时代，我们如何谈论赵树理的意义？“赵树理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流量作家。如何成为流量？我想，他首先回应了百姓最真实的喜怒哀乐，深切地体察那个时代人民的需求，具有最鲜明的人民性。”在杨遥看来，真正的大众化不是自我降维，而是用生动的艺术形式去表现中国的现实，用艺术上的真诚去回应普遍的世道人心。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了解新大众的文艺需求，提炼人民大众真正关心的主题，用心用情讲述中国故事。同时，也要充分正视流量的作用，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去广泛传播文学作品，实现流量与质量的双赢。

1949年10月，赵树理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呼吁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中寻找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拿这些很为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来

表达一些新内容”。作家只有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有了作品，更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使其成为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文艺作品”。与会青年学者们表示，70余年前，“让作品真正走进人民的心里”的期许，至今仍回响不绝。当下，新大众文艺已然成为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潮流。显而易见的是，新时代的人民大众已经有了更加强大的主体性。他们拿起手中的笔，更加真切地表达自己的生活。在这样的语境下，作家们需要更加深刻地把握人民的时代生活，描绘出人民群众的丰富精神图景。因此，我们今天重提赵树理，就是要呼吁所有创作者走出自己的小圈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讲述时代的故事、表达人民的心声。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专业的作家还是普通的创作者，都面临着共同的文学课题：总结文艺大众化的历史经验，生动讲述这个时代人民的核心关切，让充满时代性、人民性和艺术性的文艺作品更好地抵达广大读者，凝聚起更加磅礴的奋斗力量。